

何来醉香飘吕坵

周苏蔚

明媚彩色的光圈,幸运地落在她的额头,依旧还是那么鲜亮,那么坚定。

阳光丝毫没有吝啬,大大方方地倾洒在辽阔的乡村;蓝天上,如同棉絮般的白云漂浮着,圣洁的云朵牵来了一片宁静与祥和。是1700多年历史的建昌圩储藏着生命的力量,还是那片水域倒映着金坛区第十三代非遗传承人张萍奔赴行走的脚步?我不知道。

那一年大学毕业,张萍从四川雅安一个叫作“雨城区”的山洼老家,来到母亲的改嫁落户地建昌圩创业。

吕坵,地处建昌圩东北部,总面积5.83平方公里,一个在中国的版图里极其微小的地域。吕坵村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吕蒙大將軍就派兵驻扎这里。村里充满传奇色彩的老槐树见证过董永的孝道和七仙女的爱情故事。传说,以及永远的孝道与爱情,于2006年名列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或许是坚守创新的担当,张萍一直在关注着吕坵关于酒及传统文化的民间传说。日常在与当地老人聊天中,经常听他们念叨:吕坵行政村有个夏潢村,四面环水,明清时期有过一家王家酒坊,酒坊不算大,做酒取水来自两口古井。在夏潢,我遇上自幼年就生活在这里、今年89岁的吴兰娣,她一脸陶醉地告诉我:“那酒啊,一阵风吹来,全村都闻着酒香。”

据说抗战时期,吕坵酒坊的高度酒被悄悄用来为新四军伤病员消毒伤口。不知道这件事怎么被日本鬼子发现了,于是一把火烧毁了酒坊。由此,张萍和母亲(金坛区第十二代非遗传承人)常常念叨这件事。张萍耳濡目染家中祖传的酒坊整日飘香的酒坛、酒罐、酒瓶进进出出,十分忙碌。母亲建议,能不能恢复吕坵的传统酒坊,以匠人之心留住一代过往的乡村记忆。

2017年初夏,稻花的芬芳尚在酝酿香气,此时的蛙声、蝉鸣还在等待时机;黑色的眼睛,遥望的眼神,在幻想中闪亮。张萍缓缓地走进一个乡愁的天地。她翻阅一切关于酒的传统文化,一切关于酒的民间传说,一切关于酒智慧音韵。

金坛乡贤、好酒的盛唐诗人戴叔伦在《寄刘禹锡》中这样写酒:“……春去能忘诗共赋,客来应是酒频赊。五年不见西山色,怅望浮云隐落霞。”相比较而言,张萍更喜欢戴叔伦在25岁前写下的《南野》中“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的诗句。

清代文学家、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一书里记叙着“金坛于酒”。“于文襄公家(清·于敏中)所造,有甜、涩二种,以涩者为佳。一清彻骨,色若松花。其味略似绍兴,而清冽过之……”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提起酒,金坛家家户户都自豪地知晓明朝贡酒“封缸酒”——如今的“国家

级非遗项目”。

继承或者弘扬,那些日子,酒像波涛一样在张萍的脑海里翻滚,翻滚的还有清晨的彩霞和夜晚的梦想。张萍相信只要努力,梦想并非遥遥不可及。

于是,她走进一片沧海。这片沧海在风中摩擦,像自言自语:往前、再往前,一座连绵的山、一条静静的河、一盘暖暖

的月。

追逐,试图从酒中寻找自己与时间俱进“年轻态”的灵魂。

张萍回到出生地四川雅安著名的山凹酒乡,探寻民间纯纯的手工酿酒技艺;回到曾经种过的玉米地、高粱田,寻求最好的酿酒原料。她用了整整3年时间,到重庆、湖北、山东、安徽等地寻访,有时自己开车,有时坐乡村的“啦啦”车,有时步行。到底翻过多少座山、跨过多少条河、拜访过多少手工酿酒大师,她没有做过统计,但有一本账她算过——整个行程花费了将近十万元。闻到了各种酒香,寻访到阳光所赐予的关于酒的格调,包含着大地的沉静。特别是那一次从重庆开往湖北的八百多公里的路程,七个小时有三个多小时山道,一个急转弯紧接着一个急转弯,好几次差一点翻车,半个车轮压在悬崖边,惊魂未定,接着开。如今说起这件事,她依旧心有余悸。家里人、同学、朋友们都很不理解,责怪她:没谁逼你,需要这么拼吗?连命都不要了,还怎么创业?

张萍只是淡然一笑。因为她用嗅觉品鉴酒的香味、酒的口感,也可以说她品到了创业人生的艰辛与承续传统文化的价值。

翻阅中国文明史可以发现,酒如同血脉一般在中华文化血脉里源远流长。自古酒的原料是粮食、水与酒麴,将蒸熟的粮食与水、酒麴拌匀,发酵后得到的液体就是酒。所以早年诗人艾青形容它就是“水的外形,火的性格”。古往今来,酒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过许多流光溢彩的诗篇。

终于,在2019年,不会喝酒的张萍在夏潢自然村王家酒坊旧址创办了自己的“山水酒坊”,将获得过巴拿马金奖的金坛指前标米作为主打原料,取名:“望仙桥”白酒。当年年底,山水酒坊举行“望仙桥”酒封坛仪式,一时轰动大江南北。在酒坊,我碰巧遇上拎着酒壶来打酒的王锁寿老人。老王今年86岁,属虎,是“王家酒坊”的后辈,酒龄应该从16岁算起。原先他做过乡村教师,喜好酒,早年半斤一顿,一天两顿。如今身子骨还行,但子女不让喝太多,中午一两,晚上二两。自打吕坵恢复酒坊,他就一直喝“望仙桥”酒。老人乐观地说:我就两个爱好,一是喝酒,二是听收音机。一边喝酒一边听戏,浑身都舒坦。

一遍又一遍翻录时间,张萍从铺满新绿的春天,行进到叶子凋落的秋天,再回到敲响蝉鸣的清晨。终于,微笑的花蕾唱出歌声,唱出乡愁——

“望仙桥酒酿制技艺”被评为金坛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张萍被认定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望仙桥酒酿制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古法酿造十三代传人)。



荷(乱针绣)荆美芳

纪念钱名山逝世80周年



治学立论,必切时宜。一百五十年前,清廷之末季,名山先生来时也;八十年前,民国之穷途,名山先生之不禄也。

先生在世七十年,正泱泱家国,其外则见辱于彼邦,其内则乱生于本土,山河飘摇、百姓狼顾,先生以儒者立身,以学者立言,引子路之言而发问:何必读书?

子路,刚直而勇,夫子门人也。因未见向学之用,故对夫子存此直问。当年夫子以不学之六弊教之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子路以夫子重实践与力行,故视读书为次要。而夫子责子路未学先行,是以民生试对错,害民害己也。

子路又问:“学岂有益哉?”夫子再答曰:“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学与不学、学有何用?两千年后,世态屡遭巨变,家国屡逢危难,世人更疑读书何用。名山先生引此问而课徒,是欲先决向学之疑也。

世态有奋发向上、矢志以老者,亦不乏邪恶污暗、放纵下流、慵懒怠惰种种。志趣卑下者须劝之以正;软懦无见者须导之以强;蒙昧多歧者唯教之以明;有残暴暴民、奸诈吊诡者,须劝之以信以义、以礼以节。故叔世之中,先生以身为范,用一生学行说读书之理。



中国时代(油画)任超 周逸敏

因为安装有不锈钢花架,我家窗台很是招鸟栖息,最近东窗来得勤的是两只斑鸠,颈项上有圈珍珠样花纹,百度得知,它们叫珠颈斑鸠。体形跟鸽子差不多大小,叫声也有点像鸽子,“咕咕咕……”,只是鸽子去掉了“咕”音,只叫“咕咕咕”,声音低沉粗犷,传得很远,不像鸟鸣,倒像小兽在吼。大约因为这叫声,所以它又叫“鸪鸪”或“斑鸠咕咕”。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经常听到这叫声,这声音跟田野浑然一体,因为田野有很好的掩蔽,我似乎从没见过它本尊,也许见过,只是没把它与这叫声联系。我居然从没探究它是鸟是兽,只知道这是“鸪鸪”的声音,它是田野的声音,自然的声音,已经大而化之,不能跟一只具体的鸟联系在一起。

现在,斑鸠跟我们一样生活在城里,它雄壮有力的叫声传来,让人恍惚觉得仍然生活在乡村,它的吼叫就像命令,要栽秧了!要割稻了!要掌灯啦!要打场啦!要在城市给了我们一份乡村的幻觉,弥散着蓬勃的生长与收获的气息,给精致与矫情的城市,渗透进粗犷与质朴。

何必读书

——纪念钱名山先生,兼说实学与力行

卜功元

“战者死事,必于死中求生而后有胜理”,“志不一则二,令不一则疑,败之道也”,为析战和不定之利弊、断胜败之因果、鼓朝野之士气,先生作《必战》以醒世;

又以“知而不行,虽敦必困”,学者所喜在乎“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多究于琐屑,不考行事之高下,士人畏威而不能申正见,天下有空言轻行、无所担当、埋首八股之风,不知“知贵而行,行贵有恒”,故作《行贵》以劝世;

“已有文章惊海内,复持道德正人心”,先生眼见天下势同散沙,官心争势,民心逐利,有势者以天下为我有而造汹涌之势,有道者愿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得其机,局面已然难于收拾。“人心之亡,先亡于无是非”,“春秋大义,不过明是非而已”,而是非荣耻、善恶美丑早失一定之准。先生忧心“时方逐利,何可告语?”或覆巢损卵、或剑化耒耜,举目理想与现实、蒙昧与光明、落后与强霸,以急利而惶惶者之众,我辈应有何作为?以不忍众生生困泥途,而教人易懂易行之故,先生再著《良心书》以劝天下正心同德。

如何读书?是“何必读书”之再问。

世人皆知儒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然在名山先生高蹈之前,早有一篇《拟陈政事条疏》,提出“正学术以正人心,去积习以行行政,破资格以求人才、和天下以尚武”。儒生论尚武,自古少有之事。以尚武为和天下之根基,岂是一般儒生之见。百年之后思之,知是先生实学之言。

人心善恶之机,关乎国家治乱。既要精通典籍,又要关心民事;既要心系

国家,又要修身养德。近世多少伟岸人物,以精通典籍之根底,造不世之伟业,岂能不学而达。天下之大,早非无德无才、胸中草莽者所能胜任。知“兵机利钝、主德明暗、臣下忠奸、战和得失、古今同异”,乃先生家学;“读经传则根底深,看史鉴则议论伟”,乃先生家传读书方法。以先生经史根底之雄深,故能发此实学之论,非迂阔者能言也。惜乎不用于昏庸。

饱学博文,非先生所求也;皓首穷经,非先生所欲也;章缝之士,亦名山先生所睥睨也。古人有言:但以无才无德为耻,不以身家性命为忧。非唯人文精神与传统学术可资传承,在新世界环境之下,交通、武装、人类知识结构、各民族道德水准发生数千年来之巨变,国家社会需要更多新知识与新人才。图强以人心,文化续则民族存,科学之探求与道德个性并修,实业兴邦与养德续脉同求,是新时代之新认知。学者务必实事求是,岂能虚学无用。

若“弃其所学而徇世所好”“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不善不能改”,是夫子之忧也。而反复说道德终究乏味,不能陶情而淑性,虽法令亦不过禁一日之言行,不能轨心于正,故申之以弦歌、导之以诗文、广之以读书。名山先生深知启迪良知,感发性情为治学根本,为百姓说法则讲道德、一民心;劝士子向学则析是非、说进取;著文章则“自铸伟词,不拾人牙慧”。以当时名物训诂之微,不能道义理之大,不切于时宜、无所致用于世,故先生放言轻之。

“古之知道者必由学,学者必由读书”,藉文以读前贤之书、通经世之术,而可会其用心之所在。先生一生治经史、说性命,深知世间有向学见道而知性命

者;有理首史册不能见道者;有游戏笔墨不约于礼而畔道者。故在“何必读书”之后,先生不欲学子孜孜于俗业、驰骋于机锋,循循而善诱,为学子传道与学,辨经与权。使学者知国家作育之意,克葆醇风、致知而涵养。我辈或为栋梁柱石、或为樗枿砖瓦,可各得其志也。

不同于宋人所云“开卷有益”,唐人皮日休于《鹿门隐书》言:“文学之于人也,譬乎药,善服,有济;不善服,反为害。”故先生讲授前贤之学,欲“学子澄心定虑,值危疑震撼之际,能百挫而不挠”。不欲见不辨是非者,负天下之心而委身从贼,甘为寇盗之鹰犬也。

传承与弘扬儒学思想,是有识者之追求与担当;有益国家社会之长治久安,是历代贤良对儒学之正解。“不以自由为放荡,不以独立为自私,不以勇敢为作乱,勿耽于嬉惰惰废”。故先生进一步认为,“坚贞正固、恬静休裕,易耽逸乐,是学之衰也”。中国之温饱初足,不过十数年间,“酣嬉游、盛容饰、役于口腹”,亦近贤之忧也。若纵有澄清天下之识,不能乘时而出,于国家生民无所担当,何益于世。

夫子又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言由学可近仁也。《礼记》又曰:“修身践言、谓之善行”,然仅持仁善之德,尚不能胜道学之任,唯能“刚毅不挠、至死不变、不入于下流、不乱于邪世”者,能成就贞性毅力。不懈以努力所学之事,方可力行其德。先生易直而不疏淡,气如精钢。居身行己,在方与正。先生曾与弟子语:“学做诗文,必先学做人。”“诗必有义,言必有文,书必有骨”,遍观古今,几家诗书用正声?满目吟诗之料,锦缎华作文章。先生以诗人天赋,以诗人立言,不离方正,故其等身著作,多切时而有功德之用。

名山先生书法,迥异时流之春蛇秋蚓、土埂伏尸,其用笔取其正,直亦正、圆亦正,轻小巧而重健阔,欲对弄笔者有以震撼鼓舞而一荡萎靡。“我之为学,欲为天下周贫苦、救饥溺,使天下无失所之家,我行我心之所安”,是先生所抱也,是以雄迈代蹒跚也,故能见其书如见其人、见其书能见其志气也。

先生家传堂号“佳乐”,取“读书便佳、为善最乐”,既言读书之乐,又倡为善之行。若无力行,“被服儒素,不过雅步高论”,“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高谈阔论之下,不过一席空谈。于礼义道德,绝无躬行之实,自欺欺人而已”。先生以一介乱世儒生,怀德视百代之才、有安社稷化天下之志、有折粮血肉赈施一方之德,知其因于实学、成于力行也。“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以行践学,真大儒也。

子路再问:“南山有竹,不揉而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何学之?”夫子再答:“括而羽之,铍而厉之,其入不益深乎?”是言添羽锐铍,更益深远之理也。以孔子之圣,犹须好学。老子亦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求日损之道,而后一以日益之学贵之,可得而见也。”必有事焉,则莫如读书。寄园门生及先生私淑弟子有德有行者数以百十计,既许读书便佳,更能成就学子,吾辈何必更疑。

“何必读书”诚乃不朽之问。杜工部诗云:“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予说实学与力行,愿我辈有以继名山先生之余波激滂也。

“与世不谐何所恨,茫茫万古待知音”。夫子如山,八十年后,小子仰止之余,唯有读书、唯有力行。

窗台上的斑鸠

陈晓兰

炒野味中曾有过一只不幸的斑鸠。幸好,现在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日益严格,非保护动物也不能随意猎杀。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燕子,总是安心在人家屋檐下筑巢,对人类似乎毫不设防,因为我们传统中把燕子当吉祥物,从不加以伤害,信赖是世代代的积淀。在民间传统中,斑鸠虽然也是吉祥鸟,但不像燕子那样广为人知,深入人心。

我心目中,燕子是家鸟,斑鸠属于乡野。但城市已扩张,与乡村的界限模糊,斑鸠也就随遇而安。我很喜欢窗台上的斑鸠,只是因为喜欢有个人类以外的邻居,光有人类的地方太单调乏味。有次我用一只托盘撒了点米粒,放在花架上讨好斑鸠,但相当长时间原封不动,它们虽然仍然常来溜达,但对托盘中的米粒视而不见,可能依据它们的经验,食谱中没有这样的米

粒,这毕竟是经人类加工过的种子,在它们眼里是陌生的样子,给它们稻谷也许就不一样了。有天下了场雨,米粒泡软了,我发现它们开始啄食,多天以后颗粒不剩了。

它们也常常令人不省心,东窗花架上,我不敢放花盆了,南阳台花架上有一批多肉植物,有时花盆被打翻了,有时好多叶片明显被啄掉一口,有时叶插苗被连根拔起,根须朝天……总之状况不断。我家住四楼,能如此来我窗外花架调皮捣蛋的,除了它们还有谁?晒衣服被子也得留心,因为它们到处留下鸟粪。斑鸠是小群居鸟类,还好,我家窗台同时光临的至多也就两只,多半是一家人,鸟少,所以造成的意外事件处于可控范围。

目前的居民小区树林葱茏,是鸟类天堂,它们居住在树林,我们居住于楼房,各安其所,基本可以互不相扰。造访我家花架的,有一阵子主要是喜鹊,似乎比斑鸠稳重,从不造成意外事件。相比之下,我家的鸟邻居中,斑鸠实在是最调皮的,就把它的调皮当成乐趣吧,感谢它的造访!